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四四·史部·雜史類

- 思文大紀八卷 〔明〕陳燕翼撰 一
天南逸史四卷 〔明〕瞿共美撰 八九
所知錄六卷 〔清〕錢澄之撰 一三一
永曆實錄二十六卷 〔清〕王夫之撰 一九七
皇明末造錄二卷 〔清〕金鐘撰 三〇九
行在陽秋二卷 〔明〕劉湘客撰 三四三
海東逸史十八卷 題翁洲老民撰 三九一
魯之春秋二十四卷 〔清〕李聿求撰 校勘記二卷 朱希祖 徐益之撰 四六三
延平王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明〕楊英撰 六四七

告天于上帝。時平名器者天地鬼神亦無以之自

多士成德予言

統於繫人心唐室之

之澤哉亦其忠

子書長痛哉

系而

六月二十日唐藩遣使祭告漢高祖廟
其文曰維我太祖高皇帝起南原廓清宇內山川奠奠
亦率厥職無有沴后以迄于今。亟以威震陸梁復我二京中原
腥穢未能自拔。太祖震怒在天。將率海道百神以開雲雷之
光。誘予心踰茲崩燭嗟乎以尔神是雄偉愍舉甲于天下生
焉復燭子而反風拍虎神烈以驅逐胡馬。指授犬羊撫綏之也。
予昭大義監固於斯特藉神足以逞天下。故用玄牡昭告所在
山川亦念曾孫間闇號召不遑安寧惟上帝昧顧及我皇
祖是庇是輔是振是享勿以一隅自狃而貳尔心有道曾孫某
某謹告

二十三日唐藩至浦城縣

祖制親藩不得擅自起兵。唐藩以父為叔協饗封後即奉兵報
之。勤王啟行以鬼授還同榮禎九年奉逆降之命以越閩擅
造高墻。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北京圍城之變烈廟身殉五月
十五日福藩即位金陵詔改來年為弘光元年隨允廣昌劉良
佐秦故原爵唐王奉降度人御歸建於鳳陽高墻十二月賜
復親王冠帶送東安閭倅會典路貴自鳳陽至南都逆廷時日
又回鎮江由丹陽至蘇州風聞清兵陷南京天子蒙塵乃避難
仰陳孤將愚與雅新德莫道

至湖州又至加興大德兵陳洪範陳梧汪頤德吏部尚書徐石
樹淮揚錢德登太監高起潛等而諸侯藩臣堅謹讓乃蒙撫
揭帖得來詔書取慈禧太后之命派藩遂於六月初八日監國
於杭州初十日唐藩至杭請朝具本功進面陳方略不允請上
旨駁洪達而請回閑取安亦不允是晚清脾至杭州派王從閑
弁之諭其心降清唐藩聞而憤泣不勝述遇請上旨全同禮部
尚書黃道周案奏政懇請監國十五日清騎至杭浙來人心震
動唐藩不得已始起從之六月二十三日進閑被浦城縣
按黃道周第一疏有云天造不與道先立主昌期協應臣承擇

居兩載而陷二京河山雪涕數天而汚左社人臣同心非有不

世出之英莫勝大有為之佳恭遇唐王殿下仰吸者於雄城
立風聞于主鬯太祖廟清太公有天下者达属太祖之孫
漢室再芝神州起南陽者即復漢室之業皆當清追都城一殿
下已靖師拔捷况令福連江左蒼生又仰屋瞻馬首蘇則人化
沙蟲栖遲則家成異物鄉邦先封名勳後獲丘馬之江寃業初

語親則親于冤業所謂今昔元光武以成殿下一躬若猶士

謀臣以懷太祖之緒者也明殿下一社稷為心祖宗是念

必承有陳諭

第二疏云日月重光海內功黃衣之望乾坤再闢万方仰白水
之祥五百年必有五興達逢今日十八傳宜歸哲后當屬仁賢
宗社憑依臣民引領恭惟殿下欽明天縱去德日永陰阻悔
嘗公子之播遷良有以也閭閻親厚史皇孫之賾難豈徒然
哉茲者金陵震爽翠壁豪厘雨露之運無期臣微之氣正誠固
不可一日無主不可一日非人惟德惟賢乃肩乃荷先承臣
任親在君玉拒群工之致請令渝雖極冲虛收百姓之倒
懸靈固終難他奉伏乞卽思祖宗垂創之統下念蒼黔推戴

高皇之子二十人惟王逾于重耳唐室之君十七葉立國何老沙
陀伏乞俯捨希望監鏡六師使黎庶有歸皇圖克肇三十六月
十一日疏上答云覽故悲慟義不忍聞孤藩間自高廟十代世
篤忠貞孤罹家庭偶異曾叨先帝殊恩因舊血性期因報不負
君親致請勤王討父仇為法受過上年弘光皇上憫鑒復賜王
冠孤受二帝深恩誓竭迎塞靈祉但愧微眇徒耿赤誠春秋之
意天子蒙塵諸侯釋位孤惟遵此成規贊序安無一稱監國之
諭而論用謀感諸先生忠愛孤身所不敢當共降守節真懷不

至漢祖張我大師掃清真鬼。奉行九代、克復神京、天下幸甚。臣
民幸甚。六月十二日疏上。答云：皇上多日出綠丘庭。迎刃無名。
封疆日促。征兵日逼。監固相攻。固不可逼。但孤靜淡自天。膚虛
非當前瑜。菴明堂飾。觀听昨感所啓。葉已具揭。信來深謹。監固
交殺。則以賢以辱。真真人也。孤願與諸先生共行推戴。以折委
嫌。他故斷不敢再聞。

第三疏云：固步多艱。王室已深於極蕩。天心厭亂。人情或屬於
仁賢。兵變之毒。方族。兵戈之恩。逾追。恭惟唐王殿下。聰明宣
作。慈孝風成。純以請勸。王之樹桓文之業。灑血而謝君父。獨
通姚媯之权。恭儉溫文。窮不寃仁之度。聖神之祚。翕然海宇之
歸。聞清道於林人。無固志。賦臣有私懶之議。本固同榮。而之
基恩。高皇列業之龍。退一爻。即失一爻。為中興恢復之計。早
一時。即易一時。幸功宋除之用。勿因士夫之艱。卻不可以久
曠。今昔不可以時移。至終嗟悔。以臨愧憾。將義師有主。昆陽成
長者之功。配房廟風是。就觀聖人之烈。三十六月十五日疏上。
時洛薈已具降書矣。余答云：覽故諸先生懇懇。謂皇臺
既時不易。還路。藩復懼。清改風以孤勸。王室大義久昭。况分
固本于高皇。觀李陵情尤。聞坂。監固心難。孤誠三請。詞意直

錄。金孤進退均難。孤將何以處此。且全人心。強兵内外。沸騰交
譖。於再堅連孤罪滋重。可不得已。將所上。監固之宝。权且付與。
即諭地方官。速遣專官護送。然于出。余用人在途。先難草。俟
至。聞省。面與藩鎮。文武共。至公聽。擇日本行。大義必自真心。無
疑。移萬世。祖宗降成。順。孤躬方承。奉承文武。諸賢共。行遵
守。云。

二十日。余首諭。浦城縣將孤。發下糧豆銀五兩。賜飲命禁。旅勇
衛水師副總兵陳有功。獲諭之由。孤覽。不故。為之慨惜。自允監
固之後。若一日。李陵未見。一日。西北。赤子未撫。一統日。疆未僥
。即是孤負祖負元。如劍在心。如湯沃薪。斯。不与危。並立于
天壤。欲將故。內功孤。節儉愛民。足啟忠。說孤。鑿千古。凡真忠且
沈明。指君之過。奉本政。王。身天下。自定。凡不言。孤。退。即。偽忠
也。孤。終至。聞。此。故。本。即是。中興。名。疏。着。於。靖。孤。大
張榜示。見。孤。沒。求。賢。福。祥。昌。言。主。意。

浦城縣知縣鄭為虹。追大明會典一部。縣誌一部。典史陳國元。追
方孝孺文集一部。

二十五日。金浦城縣令。刻石置公署門外。上書。敬奉。監固。令諭
本縣印。徑。迎。道。二。小。止。于。郭。外。故。有。互。連。行。邊。道。者。受。迎。道。者。

舉出一例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次不輕貸
蓋從典史陳固元之請也。從陳如流之意於此可見矣。書坊送
綱鑑一部，續碑海一部，史料一部，浙江通志一部，各價銀四兩
三錢送之。

二十六日朝見臣民於達慶 監國

余諭曰：昔我太祖高皇帝掃蕩胡貉統一區宇，成祖文皇
帝無都足於威震華夏，仁治義赤，累洽重熙，何期數當蕩允天
降勦凶，昔平虜北獨深憂難之恐。^甚此日金陵復有北轍之恨孤
慚涼德，聖心未遑，念切同慨，請櫻有志今尔臣民速莫勤述至

丙子二謂清逆杭城人無固志，賊臣有底賊之議，本固同夷而
之差，孤覽斯言，撫膺頹淚，痛絕諸之哉。隆長天下之恩，^無下獲
已備順與情尤從監國。謹于弘光元年六月二十八日，朝見臣
民於達慶，收拾餘烬，恢復南部，張皇大師，迎還玉輶，幸皇是於
漢散之後，出百姓於湯火之餘。^兆

公費政擅取民間銀薪粒米，即時叢放，請究定然，綱打八大利
耳，游示次不輕饒，寡人上下費用，自條，生平直性，安心字
真誠爾官一休，遵依母費，奉人奉，正意。

太子太保孔尚書翰林院李士黃道周進華師文監國諭，祭告
文登極誥共四通，并徵賜勞銀三兩，手詔答云：所遣撰文俱能
寫孤意中事，且典雅有儉，孤心嘉悅。苗至日，降用孤今昼夜燕
勞新創諸事，方明先生達至，便議戰交戰，宗并監國禮儀，不可
別後立在途之責，上下所共需也。同銀分流人主之本心，典非
溢核，不准再移，著即啟受，稱孤恤贍之意。

余諭靖公伯鄭鴻遠，給守閭兵餉二小

論文曰：昨據先生啟請閭隊，與中標黃將官，領兵二千名，令把
守仙霞嶺等關，葉即俞允。兼令發犒，孤恭首後，思念兵將，改
鍾之苦，孤因親瞻，今使兵將把閭，心要先足，其月餉然後可貢
其戎功。茲諭先生，各兵將一槩應丈糧餉，除前欠糧未支，併先
生賄捐已資代給者，併通算為欠數，俟孤到省，陸續照補外，今
將現令把閭兵將二千名，即將浦城縣現存正項銀兩，每先給
與現發六月一日，并再預支閏六月一日，示孤轉念，兵將真誠
至意，其額兵二千，傳諭該將一，不許妄觸領，二不許縱兵淫私

賭博等獎勵，做精神一毫防守外，仰先生即將標下大小將領年就藉首屢屢，達簡明文冊一本，并歷來各將始終支餉數目、各兵行坐、每名支餉數目，并今自某月日起，自今弘光元年正月起至六月止，各餉支過幾月，道其領還銀數若干，現欠幾月、每月欠銀若干，共支餉若干。先生賠給若干。曾那廉補公家別項若干，某餉計宜急減，某宜稍後補減，俱一一達荷明文冊一本。共冊二本，一二日即送進來，其餘過期銀并支過該據，丙月餉銀散完之後，並行送來，一面與底一面移報，以憑開銷。孤以因領之餘，官廩四長從不諸督軍旅，備軍固大事，惟先生極力輔孤，不遠以金奉孤，南來忠精大節之意云。福寧州小民罷市，欲更時聞廣軍門列石金，欲駐扎福寧以抽洋稅，逼州士民歸入，招賊不容避城，恐生驟擾。

二十九日，欽命鎮守福建提學官而安泊鄭芝刻進冰鈔十匹，漳沙立，忍萬布丘忍永春布丘忍軟鈔五疋，啓曰：「近司鹽手降誦唐王，陛下賜諭如孫。^芝誠高厚之恩，惟是天步艱難，並望高平，慎重之過，恐我格未周致有廢復，故意從迂遠之辭，茲奉令旨，諭示之。」即至金海按司，進父督李原貢，監生真無不歡欣。

扶桑，共復昇平人心，如此人意可却福武之作，皇天之所以聞聖人之言，在斯乎？然奉議亦云：「只先監固而後登極，北与芝合之。」^見時令冬又據差官卸奉傳諭，欲居首院，察貢院，徐山縣相面，即有水當以布政司為行駁，若布政司一時未便擬移芝尾，提兵衙門亦可駐蹕，即與撫按各官謀，不敢有煩。廢廢矣！諭首賜芝，乞免約省，因芝在省督船役，在平遠兵相去六日，路程方差，人責去未久，取啟回振，惟慈寂芝，一昧扯直心口，如「苟有幸慘更望天極到底方信芝」，^注之無他屬也。平遠手詔答云：「自古英雄相遇，凡功業之鉅，必在相信之淺深，啟內一切慎奉勅，擇行伍識虧周詳，任事堅決，孤更感激，另啟所迎，衣著二十咫孤，即受用以昭与卿一沐之忠愛云尔。」

南安泊鄭芝，上箚功駕監固以固恢復中興。

上答云：「漢唐中興各有成敗，今一隅勢非昔比，况孤膺管恩，羞與烈祖是。^芝先生元故弟思熟，獻凱者，前請之，欲奉孤南來，实惟則孤之心胆也。在邊則孤之生亡豈時也？前杞聽督寧巡之，孤福立誠，持奏再復，西京孤守，先生果不不愧。太祖臣子三

于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成封侯孤心不負又諭南安伯鄭芝龍云把守閩隘一切籌算先生某預料理有諸

孤不勝喜慰措餉之難其來已久孤今惟資立儉至省布素外朝以先天下餘俟監國之後与先生等面談而行至委先生兄弟守巡撫督重極出孤特許倚任之專先生不可辭此宜即孤不可辭監國勿勿再錄令孤彷徨無倚切嘆至諭曲体孤心孤業於閩省盡固閏六月初一日已過建寧一切監國事宜俱要備于擇吉之前期_明紀真價臣民復觀漢官一統所基閏繫萬世也之慎之

閏六月初二日福建布按都三司左布政使周汝璣奏設傳雲心張文輝付使金事崇_世誕_之陸懷玉李長備吳方叢張志列桂圓張晉徵王笑都司陳德郭軒楊陞誠具箋迎賀有云珪錫卷宗文首重于推誠_嘉但賛祥詞服莫先于監國故變故至戊子癸未之秋多難吳邦載輯景山之頌謹既班于臣子念故後于君親凡底雲天共增虔恭恭_之殿_下忠懷帝室孝萬人經因疏從周治化順先天之時藩封移秀派演流涓水之子錫玉格以疏宗抗桐圭而作室豈謂達家不遠僻固多艱念主上之播述數天疾首痛臣民之流散率土寒心苟非白馬之盟孰繫紫

宸之重更揆神吳允叶禎菴是用師錫金同夫人父女金枝千葉獨惟一本之向陽玉水万流共仰朝宗之海閩封錯福負水憑山閩中雖分本忠依赤_之成一旅少康_五自有仍三讓三推孝文太子代卯情克励子瞻當薪附勢務先于衆逞火然保四海而非私王天下其承見汝璣等津逮餘生達運盛本悲已深子孫蒙喜恩動于閏熙朝上因之麟圖爵僅有光亦社_榮高皇之苞穎竹將從美朱陵伏願待危以慮空耻無忘世德作求永懷安詳_新君臣上下之往歡當思光武中興亟回東西南北之人心也奏昆陽大捷想片時胡邏不遇虜鼠孤讎計一

統_皇與_宇度_道麟采風云答云孤免藩院公故定於本月

初七日駕臨布政司監國矣切望文武協恭各捐夙夜共恢復仰慰高風獎典酬功孤必不斂

閏六月初三日御舟次水口驛

驛乃古田縣地為入省之咽喉先時驛道具有坐駕大船載候延連水次上却不用惟乘民間所用之船往載數人者官眷或隨在焉不張旗幟不設鼓吹每停視亦皆奉手加額以為聖德之儉素如此則一意休奉吾民其有瘳乎

太子太師南安伯鄭芝龍迎上於舟次_請接見傳諭各家俱候

登驿朝參

上登驛召見在任在籍臣二十人賜坐賜茶

時駕臨該驛各官奉迎道左至驛階下行四拜礼詹璫謹抑

賜茶西報傳諭各官暫退乃御櫈二十貳名進在東者南安伯

臣鄭芝允靖伯臣鴻巡撫都察院金都御史臣彊首堂

閩廣督撫臣劉若金巡按監察御史臣吳春枝毛壁道臣羅萬

崇福安恪道臣錢大分巡道臣王茅都司金善臣陳繼臣王承思

在西者戶部侍郎何楷大理寺卿臣鄧達通政司左通政臣馬

思理光祿寺少卿臣林銘尚宏司少卿臣鄭昆貞四川按察

司按察使臣李岱僉科臣陳燕莫臣張利民道臣郭貞一陳錫

蔡時鄭瑄烏思理曹奉陰俱在籍穿吉服何楷等俱自南京來

穿素服待罪皇上寃恤情其不得已之故有旨勿問而且

欲亟用之云

而諭省城行在開擇在布政司但一時官吏撤移并修理未能卒

辦曾于總兵府發牒各宜仍以勿得營造致滋勞費隨

例休出御用利銀一百三十兩係淮揚巡撫送除石途稿

費外即先修葺毋毫之施勿取諸民間可也

時有設冰修理王宮大縣銀四百兩小縣銀二百兩亦曹本

臣對南安伯鄭芝允言仁多仁聞王政之先豈宜廢篤未歸而
先派多金修理是搖侈風于下里也不肖有引藉此而括庫藏
科百姓增耗之謂何而彰其過乎芝允以為然終示禁止之

首以何楷為戶部尚書

同日奉今諭字間避取決不可無兵有兵決不可無餉、出之

民有民而後有餉安民以裕餉必須戶部尚書得人茲本卿在

近卽金擇其可者于是成卒臣楷力辭曰臣尚負罪俟明法

誅戮冀赦宥茲重任叩頭懇避賢否皇上以本出諸公備答

其擇而堅故用之又曰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吏科都給事中河

南道等官俱居要緊可即推之

上諭吏部以天步方艱鉤馬兵命戶部重任得人甚難茲特勅允

在籍文武公奏戶工部左侍郎楷庶而能計無以識微疏于崇

禎乙亥親閱邸稿本服其侃々拔擢危難伏義之人宅于直言

敢諫中尤之古人或說孤奉為範相署既不可責成今又時刻

惟得不可抑撟定于監國之後何措陞戶部尚書即日到任理

事不可抑撟慎勿再緣致耽急擾該部即金固何尚書確以擇

推先設福連清吏司即中一員便以主臺行事餘後再取併該

部即指揮文選司郎中事一員此更戶兩司印連錄戶部堂上

官印乞為緊要

命巡撫都御史孫前堂連鏞大小衙門印文俱以行在二字置上
以消城訓導王兆熊為翰林院待詔滿理康熙書務兆熊字
念易福寧州人歲貢生浦城訓導圣駕入閩即為邑從後出使
溫台上稱其真志如金石真清如冰玉云

是晚上命于水口驛下閱泰山廟議推各要緊衙門職員亦有

未久聞而不與者次早至芋原驛始定具疏以聞

初四日午時御舟次洪塘登岸移擣入城藍因乃暫憇民家庭
無鋪設市不易肆人皆以為天子來更靜于縣官云

戊時奉令旨云孤今監國閩省遵照祖制奉用閩却等官虛
心听納惟慎惟公除不忠先帝皇上負固害民亦槩不敢
用外藩院諸衙門既會議確當即允所啟分別撰事還職何督
先資陞機另有旨了

計開內閣曰何吾騶 蔣德璟 黃景昉

新舊道同朱桂祚 丁魁芝 戶部尚書何楷 常禮部
右侍郎劉若金 兵部右侍郎張肯堂 李永茂 物理戎
政右侍郎陳洪謹 盧若勝 刑部左侍郎鄭瑄 曾櫻
工部右侍郎周汝璣 都察院左付都御史掌院事張肯堂

徐世藩 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御史吳春枝 浙江道御

火黃錫袞 雲南道御史郭貞一 通政司通政使馬思理

陸懷玉 戀科都給事中陳燕翼 兵科右給事中張利

民 太常寺少卿掌李栓 光祿寺卿林銘禹 鈦天監博

士謝堅 黃漢白 吳太音 鴻臚寺序班楊廷瑞

初五日勅司礼監傳諭天氣炎暑公件極各啟朝者不忍違其葵

誠但必樂從簡便大小御祇并往任文武俱作一起先見奉貢

生員百姓作一起後見臣止行一拜三叩頭孔積到者免朝

福州府知府熊經奏啟恭請冕旒乘龍各式詔司禮監祭發龍袍

袞人寸速遞冕冠者始依會典

令諭司禮監 帝工御用乾膳為先內監之員輔官必條隨駕承
奉官節全着陞尚衣監右少監管理冠犯帶服等事奉御割妻
首陞尚膳監右少監管理上用生熟膳羞等事務並理行宮雜

事併承旨傳外衙門知道

令諭司禮監今定行宮門外承旨傳事官四員張鳴鳳張玄傑該
監再將隨行忠實可用之官再定二員并接本官四員及與聞

教官獄吏部議啟即日受事勿誤

太常寺少卿掌曾李鑑 朝光進改一通 上日之臥北海內宿

儒也孤在唐周聞名久矣茲幸在北得見以慰數十年景慕之

意因賜生賜茶

特授金鑑內三款一為福建解京殘糧俱宜屬兵餉項下祈勿他用恐妨不終一為礼成之後即宜遣歸一仍鄭鴻達抵閩相度防守進取事宜以聞一禁戒逃亡沿途搶掠害民似宜急諭遣將令其識認部下之兵收拾入伍亦以赦幸復之

意暫歸民患二者皆實着可行故特降卷頒云

上傳禮部初七日入城監同先祭告天地太廟唐周宗廟俱用太牢陳設簠簋遵三如禮仍擬恭代祭文三篇拟禮部臣

接李徐撰述陳設俱遵

首行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祖牌位設立太廟

金熙会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_曾李徐_接撰述陳設俱遵

初六日令諭布政司速造諸祖牌位設立太廟
金熙会太常寺少卿署寺事臣_曾李徐_接撰述陳設俱遵

特授貢生薛瑞泰司經局正字職銜

瑞泰字幼玄侯官人熟于掌故大中丞_噶字公仲子也知上移

古右文以家藏御覽玉海太平廣記資治通鑑各書計五百本有手疏於之勅授此官旋以年老不願做進錄溫旨答之云瑞泰以翁木世臣之家敦禮義廉耻之節在閩巍然如魯殿靈光所追書籍雅修孤心如此京職原教情_接不準謀仍候登極後即行召對全孤愛重老成之意後特簡領詔書于福寧州四值安餉不足又捐助五百金復進翰林丘程博士亦吳數也

序

序

戎政文曰孤惟人居能以至公待天下方呵責人臣以無私竝直不入司馬門天下始得真將之用將真六軍之命安矣蓋文武一剛柔也剛柔一動靜也聖之身文弱而武骨也文弱而武弱之分則休用今則一鳥文弱武、冕文亦心不能獨立矣孤勝憤痛既議盟固于茲先祭祖方敢粗_接改速于該省并一公所扁曰行太廟以備屆期行禮

臣謹按周易云孚于赤立廟率漢之義也此本閭弊不_是小初六日篤入城暫以南安泊府_{即日}為行宮百官屢負如礼百姓焚香恭迎欢呼戴道

皆大將也。將大不待節制，相大不妨箚撻，不妨不倍，皆能自師。其心比天地間之閒氣，必有為而生也。餘則必待節制而為用。全其心，節制斯底不然。故而決裂之。祖宗、社危矣。自今別弁清天下，上父主祿，下成民生，奸臣之蠹，其足食乎？誠令偽炭而真是火，真大將。孤不難親祥而殺戮者，立見李陵。便勦東寧國為半功，再復西北一枝。報我烈廟，深聖為全功。半則以徐魏周報之。全則以郢汾陽酬之。王公豫待之功之全半，詔列甚明。惟我天子，莫違。固自奮戎政，刻佈文武，吉甫即付孤之切望，成孤中興之烈也。

出。予故曰帝王之量，古則識公高城，高心用合公明，又何有乎。
東林門戶，魏党焉。党之分，哉。呜呼，三党成，偏安矣。四党成，一
隅矣。目今李陵異歸，孤心泣血，千石闕，同閭者，創設百司，徇
率，未而奉己。官不恪以惟人，焦家斯夜，惟美是次。取新而望
孝陵，嘗胆以圖一統，真童真識。四方共鑒，蓋洪武二十四年分
封唐。臣祖訓命名詩，臣姑唇協銘風，往時未詳。予今有懷，我
天我祖既預兆之，敢不攷；故良法相與我文，式肇優由。弱仰
答我上帝之庶命，子縉紳列而不一哉。王心万國臣民，領來協
耿，共酬功信如故。語意神妙，天下亮之。

命系將金鑰齊捧藍國故欵詔書宣諭金鼎勅諭文兵二部起大李士蔣源環于泉州

稽神文曰。孤惟帝王之御世也。必本祖法而出治。不独出於帝王。必与文武之贤者共之。始于得賢。将相終于得賢。百職四海。兆民方有攸賴。民安則華姁。妻服知然。歷稽世道之迂濶。機握于帝王之宇量。宇量光色乎天。帝始可以模範乎千萬千官。當而民治。民大治而帝王安矣。帝王量狹。一統尤割據。帝王量大。割據必一統。孤故曰量。神物也。狹大之間。安危決知。可不可。量既寡。始能用彼。声色貨利。固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慎哉。量既多。始能用彼。声色貨利。固帝王奔走天下之大用。而不可自溺。所謂容也。量也。漠不能容。王終于霸。宋不能容。強終于弱。然也。識在於如日月之行乎天上。不密則無。天日月何

勅曰今申興伊始朕志功親征遼勿必得遠賢之臣始可或授
行或分任各守燮理之重務原在輔臣蔣應樞簡重于先帝久
欵其經論况李博古今度具忠亮者以原官起用佐理着新授
行人張廷模星速致賤即來行在與朕分勞云德樞以足疾降
復答云卿宏才偉度海內具勝朕昔奉藩聞之因儀方廣德尤
悉先帝簡任既至朕實嘉荷云固南京之召未趣是御進退
節全朕雖美嘗明主聖志自信清我廟陵焦勞磅礴時卿如

還昨虛傳卿奉召至朕喜而不寐隨諭侍臣不必拘套即着速

至便殿召以冰既而寂念朕心惄然朕望卿之切如此乃復往

動淹旬月辭奏一到大恐朕心足恙未痊自有休裁之法經濟

名臣望不朕顧朕誠薄德近念高皇定不准請十日之內斬

望卿到慰朕至懷

思文大紀卷二

中外之武臣僚恭勸答詔乃于六月二十七日即皇帝位于南

京

詔曰朕以天步多艱皇家本造毫芳藍圖又閱月於茲矣天下
勤王之師既以漸集舊義之心亦以漸起臣復之謀亦漸有次
第朕方就從行財賄奇車屬以現威武而之武臣僚破蕪蕪
之美實於立尾竊鑿之方不于天作時或弗可失天定靡不勝
戰自顧缺然未有不績以仰附上帝无慰祖宗而賜安李
懋尊攘無期大小汎々如河中之水朕故不毛勉以副衆志而
慰群望朕特載錄漢光武聞子嬰之信以六月即位鄗南即以
是年為建元一年延膺天命昭烈開山陽之信以四月即位漢
中雖以是年為章武元年立宗廟社稷報危之忠營列大廟亦
惟是與美孰言蓋我臣庶之政也以今揆古即以是年為元年
其承天順運定鼎功臣悉以次第爵行崇分茅胙土稍俟厥
後以勒熟庶其翊運室於守正之心亦以次進紳別需取革孝
秀耆宿軍民人等俱依前諭優給仰去在山川見使除溪祠外
皆遣正官精禋祭告以示朕饋鑑為天下請命之意焉
以是年為漢武元年頒詔於八府一州有一十八款時于行在年

八監馬思理加陞一級有差

設五城東西南北中巡視御史兵馬司如之

旌表錢塘縣知縣顧威達死節

門外宣讀詔書臣民聽者數千人先是五鼓聖駕自督府移入布政司燈烛輝煌軍容壯麗各官咸以次入覲者如堵平彝郊之禮戎裝騎馬行于駕前定清節鴻途率禁軍殿其後至司郎入行宮百官鶴立始聞環佩之声寅時上月衣冕主服亦致受朝賀初行五拜三叩頭礼既又行二十四拜馬亦淹留一瞻觀也

改布政司為行駁局設樓門為行在大明門

謚唐國高皇帝四代親上洪號

以按察司為平江侯麻都司為錦衣衛藍運司為通政司巡撫斷

門為吏部海道衛門為戶部提學道衛門為都察院說諫司為南察院餘各官皆祖民房更事一時創制耳目更新

改福州府為天興府以少卿徵攝知府事

蓋以龍飛首郡比順天應天承天之例故改為天興從吏部主事余璣之請心

七月初六日誅清使馬湯厥

改天興府學為國子監

先是辛巳颶風壞學宮郡人馬思理與諸生鄭澤等謀重修茲始落成似有特

聖天子崇祀先師為中興固季鄭澤等准貢

今日發出安民告示一遍司礼監太監庵天壽傳諭行在各用物
惟以儉朴為本有司官不得違旨阿奉以害民空
勅諭行宮中不許侈辦金銀玉器器皿用磁瓦銅錫等件并不
許用錦繡酒綢紙花帳幔被褥止用平常布帛件俱從減省
或減省過愛民至急違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

上長齋布素日與大臣講求政治于便殿性喜書寫纂閱不丙夜不休

御書自叙玄朕始祖唐定王 高皇帝二十二五年母李賢妃出洪武二十四年受封永樂六年之夏傳子靖王早逝無嗣弟越王憲王、長子憲簡世子平亮次夫第三子憲陽王襲封為莊王王子成王以賴昌王進封世子襄玉無子二弟新陽王亦絕三弟文城泰靖王長子入桂為欽王追封恭靖為唐王、建統三十一年壽七十一歲薨世廟每問子順王順王子端王、子達封裕王裕王万曆二十二年武世^裕天長子即朕也家庭多難端不悅裕在內官宅母毛娘生子^裕万曆三十年四月初五日申時先有雲神擁道之兆後有遍身鱗錦之祥祖不悅而生

永定王允光王中慶王鳳未嘗發

祖之歿為曾祖母魏、悅之八歲延師僅辨句讀十二歲尊祖母毫祖師將朕與父入禁蕩佛燈日夜苦讀禁十六年服二十八歲尚未拔生焉崇禎二年二月父為叔鳴朕警報訖願有司之持公夫故心于祖參請于烈廟奏勅准許本年十二月十日正祖考亦薨朕乃奉謹五年六月初二日受封九年六月初一日請懿^裕七月初一日挑卯二十日請勤王八月初一日起行十一日見御^裕使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降諭之命責朕以越閏擅臨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到鳳陽寓居五月大病中官劉賤十二年朱大典請宥十四年解贊周請宥十六年路振飛

請宥更勿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奉旨該部即与議覆而有二月十九日之奏不及全受先帝之恩失痛哉今朕四十四歲矣分四節一節二十八歲為家難二節自二十八歲十二月至三十五歲為治國七年十一月末謹三十六歲至四十三歲八月皆高墻囚禁八年累為三節四節則上年至今年事也

九月尚書翰林院李士黃道用至自衢州工次然即日召取便殿談以復事彌縫首譽之曰真朕中興名相也隨即拜大學士入閣贊助機務

解欲^裕光僅以身免

汀州大旱斗米三錢

勅下閩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悉凡有清空俱去其熙熙用資以清固綱大濟上不特惠其人亦且不致見其害空耻復仇之意于茲可見

廣東大埔縣流賊万人攻圍永定縣七日以知縣徐可久有警乃引去

勅禁各閭兵將毋得放逐輔馬士英入閩

士英在金陵賣官納賄頗副賈奸三叉童子成嗟罵清至金陵本聖安駕同行勢逼不脫又奉慈禧太后至杭一人不相容勢逼人走云袖擁下將士數千奔避各處方圓安大典成數典誤周連之聞今上即位問海之謀入閩平之使即之心素与士英合以其不即降清而亟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

上下其議于廟堂議云士英盡固價傾柄逆宗社擅权納賄惑桂生是眷私兵以致恩為凶於國門擁天子以出居蓮寶君子中道錄首三之悞我聖安皇帝悞我慈禧太后莫復指述罪在天下當為天下之所共誅錄今言之不來降武之期不請棄附之奉矯虔懷反罪在興朝當為興朝之所共討今江右有馬兵象矣皆云滇南造孽湖南東有患豎相金声極亦曰奸輔閩逋士矣若能圖功自據以黔人收滇兵為功甚易以馬兵收象誠奏勅非難倘有桑榆之熟略寃樹機之路亦諸臣所以曲諉人心弘聞法網者也上以為然故行文于各閭凜奉確遵

以李世奇為左春坊左庶子賴岐為右春坊右庶子俱善翰林院侍讀

十二月召对永勝伯鄭彩于便殿

以唐王系為監國鄂王系為協寧改都察院為唐王辰察院為鄂王府

命工部造御前金箭三十枝格親征用

親征駕出芋汎以父老遷道憇苗不得已復還東粵
讀者或為國家之灾在此一着蓋江浙二省仰望王師急如拯溺赦楚連出聞一日則人心一日允醉惜哉

特設儲質館以疾况坐為輸林院李士尙理其事

皇上求賢若渴之念始見于心雖館中方謀無虛日而試故似

玉魚目混珠所收者多革質虎頭可慨也

殺金酷清咸知牒施壞中書司獄之故乘以問官故

以副總兵施福守崇安關

十九日廣鬼攻破武平

時城內而徵猶在演戲有奸黨打口號三声城遂攻入百姓自相殘害而死者不計其數

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原任大理寺左少卿詹兆恒上銳縣秉任廣